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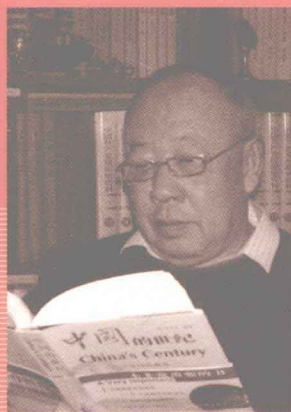


师大学志

本书编委会 编

思想和 人格的魅力

我 们 眼 中 的
张 静 如 先 生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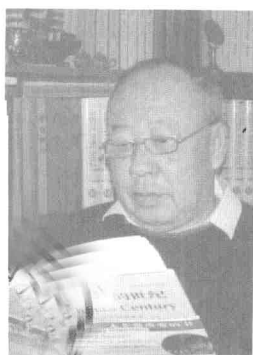


师大学志

思想和 人格的魅力

我们眼中的张静如先生

本书编委会 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和人格的魅力——我们眼中的张静如先生 / 本书编委会编.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1

(师大学志)

ISBN 978-7-303-15795-2

I. ①思… II. ①本… III. ①张静如—生平事迹
IV. ①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2424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SIXIANG HE RENGE DE MEILI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60 mm × 230 mm

印张: 19.5

字数: 285 千字

版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6.00 元

策划编辑: 谭徐锋 责任编辑: 曾忆梦

美术编辑: 谭徐锋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目 录

刘桂生先生贺辞	1
大时代之子：既开风气又为师——祝静如先生 80 青春寿	朱成甲 2
张静如先生中共历史学研究给我的启示和教益	张注洪 8
我与张静如先生的党史情结	肖 姓 13
品学双馨 良师益友——庆祝张静如教授从教 60 周年暨 80 寿辰	姜华宣 17
老友张静如先生	徐树绩 许庆朴 28
教书育人 师生情深——忆 1964 级政二班班主任张静如老师	张梅玲 31
张先生印象记	姚 桓 36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忆张老静如先生二三事	李良明 40
我眼中的张静如先生——写在庆祝先生从教 60 周年暨 80 寿辰之际	杨凤城 45
百花齐放 赏心悦目——读近年来《党史研究与教学》中张静如教授 专栏文章有感	唐正芒 张艳聪 49
我跟先生学“四实”	谭献民 56
我跟随张静如老师办学会二十余年	荣国章 60
张静如先生与河北省的李大钊研究工作	朱文通 王小梅 裴赞芬 64
一个编外弟子的受益	谢荫明 77
学林之秀 玉树临风——与张静如先生交往的感悟	翟昌民 82
非导师的导师——恭贺张静如先生八秩寿诞	陈答才 86
做“编外弟子”的感觉真好	陈金龙 97
感谢张静如先生帮助我在学术道路上成长	陈始发 100

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教师——写在恩师从教 60 周年暨 80 寿辰	乌尼日 104
先生的魅力	史艺军 109
记张老师二三事	刘华清 113
治学为人的榜样——祝贺张先生 80 大寿	沈传亮 117
说真话，做真事，写真文——对张静如先生为人 为文的感悟	张世飞 120
道德文章、学术文章的楷模	陈东琼 124
先生是本厚重的书	刘建伟 127
我随先生读博后	刘洪森 132
难以忘怀的记忆——庆祝张静如先生从教 60 周年暨 80 寿辰	
开明宽容 大家风范	胡继申 137
开明宽容 大家风范	高力克 140
先生如父加“V”	王学勤 143
贺静如师寿诗一首	夏 潮 韩 昱 146
几件印象深刻的小事	于凤政 147
大气·亲和·感召——先生作为大学问家的人格魅力	王玉祥 150
为学之道和育人之经——张静如先生教我们治学做人	丁俊萍 156
关于张静如先生博士生教育思想的几点体会	程美东 168
我心中的恩师张静如先生	张均兵 175
我跟先生学党史	师吉金 179
我在恩师的指导下成长——记张静如先生对我的悉心指导与学术影响	吴汉全 184
记忆张静如先生最深的几件小事	李 颖 199
大家风范 师恩难忘	袁金辉 201
大家风范 师者楷模	方增泉 205
遇到先生是人生一大骄傲	彭自成 209
做一个像先生这样的人	孙秀民 210
在先生身边成长	赵朝峰 213

人生永远是青春，桃李芬芳遍天下——张静如先生教我们治学做人散记	苑晓杰 222
张静如先生的学术人生	周良书 226
跟先生学习研究社会史	王冠中 234
以创新思维引领学科发展方向——对张静如先生治学的一点感悟	韩 强 238
先生的“包子论”	吴自涛 241
学界名家眼中的张静如与《张静如文集》	冯留建 244
迎头赶上的精神启迪人生	马长虹 252
先生教我读书做人做事	李向勇 256
先生，我爱您——祝先生 80 寿辰生日快乐	秦宏伟 263
时间沙漏·感谢有您	杨 娜 268
陪先生去医院	王洪妮 272
我的好老伴	关崇峻 276
旧事拾零	张 萍 280
我的姥爷	窦 豆 286
张爷爷的小故事	吴默闻 295

刘桂生先生贺辞

贺静如教授八十寿庆

飞熊八十入梦境
青牛五千出函谷

刘桂生 贺
二零一二年九月

大时代之子：既开风气又为师

——祝静如先生 80 青春寿

朱成甲

静如先生 80 岁了，但他并不老，仍然思维敏捷，硕果频传，仍然充满着青春的朝气与活力。所以，对于他的寿辰，我仍然称为青春寿。

静如先生 70 寿辰时，我曾以《李大钊的青春思想与静如先生人生》为题向他祝贺。称颂他“是首以研究李大钊名世的”，“是深得李大钊思想的精义与青春品格的”。在学术研究上，他“时时体现出李大钊青春思想中冲破囹圄、特立独行的精神气概”。他“厌弃‘浮世虚伪的机械生活’，时时追求‘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追求保持一个‘活泼泼地之我’，‘无尽青春之我’”。由于他在教育上同样体现青春思想，所以，在育人方面，也取得更为突出的成就。文中称颂他是“桃李芬芳行处有，人生永远是青春”。10 年来，他在教育事业上，在学术与思想文化上，的确又写出更光辉的篇章。通过这些篇章，使我对于他的青春人生的特点与意义，又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与认识。

李大钊的青春思想，是在特定的时代回答宇宙、人生之理和国家、民族、盛衰之理的哲学思想。所以，它既是中华优秀儿女最具时代高度的宇宙论、人生论，同时又是创造理想的民族国家的“民魂”论与“国魂”论。从人生论来说，最主要的，就是要“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就是要以这种与“宇宙同契”的“青春之我”，去“冲决”阻碍中华“更生”“再造”的“历史网罗”与“陈腐学说”；去“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李大钊当时号召中华儿女，就是要“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

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李大钊认为，只有首先人人成为“青春之我”，才是创建理想的青春中华最根本的条件与起点。我们敬佩地看到，静如先生几十年来正是都自觉地站在这个起点上，并且永不停滞地去追求与实现他“青春无尽”的人生意义。其落实：第一是学术；第二则是育人。从学术来说，由于他始终有一种“特立独行”、“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的精神状态，所以，始终追求引领时代、开风气的思想境界。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整个的社会历史方向已再不容许保守倒退而亟须弃旧图新，所以，在思想文化界如何破除历史阻力，为历史前进开风气，就成为关系到这个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最首要问题。因此，当时觉醒的中华优秀儿女都会意识到，为了中华的生机与未来，最根本的出路就是要不断地“开风气”，不断地激发、唤起这个民族的生机与活力，不断地去开拓与创造。在此，作为反映这种新时代要求的伟大思想先驱龚自珍，就曾对于自己的历史作用留下著名的诗名，这就是“但开风气不为师”。作者还特别注明：“予生平不蓄门弟子。”

在亟须“开风气”的时代，龚自珍仅仅“但开风气”就曾对于中国当时的社会和其后的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梁启超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然。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人们“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龚氏终究生于他自己所说的“避席畏谈文字狱”的时代，他自己因为教训又多所顾忌，“忧谗畏讥”。所以，他仅因历史上“河汾房杜有人疑”的旧案，就发生“名位千秋处士卑”之慨叹。进而，他也就以“一事平生无齟齬，但开风气不为师”作为一种自我宽慰。真是惜哉！但静如先生当然不如是。

静如先生生于中国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好时代。这种新时代、好时代，如果追根溯源，最早恰恰就是从李大钊率先选择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开始的，是从陈独秀率先发起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开始的，是由毛泽东、邓小平这样党的领袖人物领导党和人民在奋斗中实现的。特别是在党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和在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理论体系指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才更进入前所未有的伟大新时代。静如先生正是全身心地投入这个伟大的新时代。李大钊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

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而静如先生是年方“弱冠”，即立志献身于党的伟大事业。他1953年（20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本身就说明他和这伟大新时代的密切关系。60年来特别是30多年来，他正是以高度的觉悟、智慧、热忱与不懈努力，在伟大的新时代，书写出自己“既开风气又为师”的灿烂人生篇章，在他所从事的领域，堪称是一位大时代之子。

静如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崭露才气，到20世纪80年代后全面奋进，创造辉煌，正是适应了中华民族真正进入全面振兴的青春时代的历史需要。他开风气的领域，也迅速由引领李大钊研究到引领整个中共党史领域以至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诸领域，而在教育思想、教育方法以及育人成就等方面，也同样相与辉映，共成大气候。

一、引领李大钊研究

无论是中共党史研究还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李大钊都具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并具有特殊的时代性特征。静如先生正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即敏锐地进入了这一学术阵地。他在资料上进行艰苦地搜寻，并全部抄录当时所能找到的李大钊著述文字。经过研究，他在1957年3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国李大钊研究的第一本专著，即《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应该说，从这时起，静如先生已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对李大钊进行学术研究的先驱。但很遗憾，这种研究为不正常的政治运动所打断。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才又带头开启这种研究的新航程。

为了开启新航程，必须批判“四人帮”对李大钊的诬蔑和对李大钊研究者的迫害。1978年2月6日，静如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李大钊同志的历史功绩——驳“四人帮”对李大钊同志的的诬蔑》，就是他率先完成这种历史使命的标志。

1979年月10月29日，是李大钊90周年诞辰。静如先生在《文汇报》上又发表《努力提高李大钊研究的工作水平》的文章，对李大钊研究的状况进行了分析，明确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与今后的努力方向。他强调：要尽可能地多挖掘与掌握史料，要克服不实事求是和过于简单化

的缺点，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提高研究的水平。这篇文章，对于国内外有关学者起着不小的振奋作用，或者说也正是从这时起，静如先生又率先地举起了研究李大钊的旗帜，并且在其后 30 多年的研究中，始终起着旗手的作用。

30 多年来，静如先生除去自己发表研究成果外，还以很大的热忱，花很多的时间去组织、引领和推动李大钊的研究。从李大钊诞辰 90 周年起，每当逢五逢十的学术纪念活动时，他都会对李大钊研究与纪念活动进行总结，并提出今后的努力方向与要求。许多重大成果，如编辑出版《李大钊史事综录》、编辑出版《李大钊全集》并加注释等，他都起过重要作用。对于李大钊这位伟大人物，他更希望能写出与之相称的《李大钊传》。他在这方面，有很多的重要论述，有很高的期待。

静如先生为了引领李大钊研究进一步深入与产生更扎实的成果，在他早先设计的重大项目完成后，他就反复地劝告与引导人们：“要读懂李大钊！”他强调：“只有读懂才能谈得上研究，否则没法不出错。”

二、引领中共党史研究的时代性与新开拓

中共党史研究的力量、重点，曾长期集中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不少同志在适应上难免会有些问题。静如先生正是在此方面，适时地作出引领性的贡献。其中，最主要的是他能够敏锐地紧跟时代，突出地抓住党的指导思想发展的主线和灵魂，在凸显时代性的同时，深刻地去阐述这种时代性与党的历史性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党史研究作出重要的新开拓。

正确地、深入地阐述党实行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体系与党之前的思想理论体系之间的异同关系，是党史研究的一项重大难题。我们从静如先生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1993）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两大理论体系》（2009）两篇文章，可以看到他在这方面的深刻理解与引领作用。

为了推动党史研究适应党工作中心的转移，静如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旗帜鲜明的文章。例如，《党史研究的重点应转向社会主义时期》

(1992)、《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1993)、《李大钊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贡献》(1994)、《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现代化》(1995)等。不仅如此,他还把党的创建以至各个历史时期的奋斗包括抗日战争时期的奋斗,都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发展生产力”这个目标联系起来,这当然也是属于史观当代性的重要色彩。

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论述,是静如先生引领研究的又一个突出内容。其中,《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共历史研究的内容》(200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200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世界观》(200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体系的理论基础》(2003)等,都是影响较大的代表作。

静如先生的以上种种与时俱进并引时竞进的新开拓,对于党史研究是一种重要新贡献。

三、引领中共党史的学科体系建设

建立具有历史科学一般特点、具有完整学科体系的中共历史学科,是静如先生一项宏愿,也是他的不懈追求。

远在1987年的《党史研究》第6期,他就发表了《党史学科建设断想》,并“引起党史界的重视,产生较大的影响”。1998年的《中共党史研究》第1期,又发表了他的《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进一步形成了较完整的思想理论。1991年的《历史研究》第1期,又发表了《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重要文章,集中反映他对于推进党史学科建设的根本性倡导与思考。

1995年7月,《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问世,这是静如先生多年来殚精竭虑的重要理论力作,也是完全开风气的创举,对于推进中共历史学科建设的意义,应是无可替代的。尽管如此,他仍不满足书中的某些论述。于是,他又继续进行探索。1996年3月,他应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郭德宏主任之邀,作了《关于中共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的报告,又使这方面的理论获得更为严密、完整的科学表述。

按照静如先生关于《中共党史学诠释》（1997）的要求，真正要完成哪怕是基本完成他的建设要求，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相信，他的艰辛开拓与思想成果，在这一学科的建设中，肯定有其重要地位。

四、既开风气又为师

静如先生是成功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育人成果，与他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学术成果，是一致的，都是源于李大钊的青春理想与人生追求，都是为了以“青春之我”去建造理想的青春中华，并且在新时代加以发扬光大。

为师，按照韩愈的标准，当然是“传道、授业，解惑”。这里所说的“传道”，当然也是指传统之道，是韩愈自己所解释的《原道》之道。韩愈勇敢地向“道丧文弊”的堕落文化宣战，发动文化复兴运动，被苏轼称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但是，按照文公“道”的标准，终究是永远产生不出龚自珍以降的近代“开风气”的人才的，更何况是高举马列旗帜的静如先生！所以，对于学生来说，能够以既“开风气又为师”的静如先生为师，应该是幸运的。这可不是一般的“传道”啊！

最后，我要重复10年前的祝愿，希望学生们对于静如先生的思想业绩，能够作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进行总结和继承发扬，使母校在教育事业上的优良传统，再增时代新光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静如先生中共历史学研究给我的启示和教益

张注洪

张静如先生是著名的中共历史学家，李大钊研究的创始人，中共历史学史研究的首创者。今年是他从教60周年暨80寿辰。党史学界同仁和学生举行集会庆贺，不仅具有纪念的学术价值，也具有现实的启迪意义。我个人能够与会，深感荣幸。

我与静如先生同属新中国培养出的首批史学工作者。我的年岁略长于他，但自忖才疏学浅，虽学中国近现代史和党史，并未专精。与静如先生相识多年，内心始终视他为“学长”，当作学习的楷模。这里仅从长期交往的经历略述他在中共历史学研究方面给我的启示和教益。

一、静如先生在党史教学和科研方面给我的启示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静如先生在北大哲学系就读研究生，我亦于此时从清华毕业，分配至北大历史系任教。尽管他的导师与我多有交往，但我与他却无缘相识。只是他的早期著作《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我却是熟读了的。还曾参照它编纂了《李大钊生平著译年表》。我原本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料整理和教学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始转向党史教学和研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我和教研室同仁曾两次趋府拜访，他博学、睿智、待人谦和，谈起党史教学和毛泽东、李大钊评价问题头头是道，既重视史料真实，又独具理论见解，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印象。改革开放后，我们交往日多。特举几件印象深刻的事例：（一）就以邀请他讲课而言。1979年我为研究生开设中国现代史专题课，另外请静如先

生等名家讲授，静如先生讲李大钊研究，求真务实，表述生动，深得进修生、留学生赞扬。与我讲的恽代英研究相比，他的讲授明显更高一筹，给讲座增色不少。这次讲课，静如先生婉言拒收讲课酬金，还因授课劳累导致心脏病发作住院，我为此长久歉疚不安。此时，静如先生也要我为他主持的全国党史教师讲习班讲课，我每次均应命前往；名曰讲课，实为回报，主要还是想听取他的批评。他讲课着重理论分析，我主要介绍史料，质量悬殊，自不可同日而语。但正因有他的鼓励和指导，我在讲习班的讲稿，后即整理形成《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并以专书出版。

(二) 就与他共同参加讲座而言。1989年8月，静如先生约我参加河北党史学会举办的党史班讲课，他讲党史理论与如何研究党史等宏观问题；我讲国内外党史研究概况。他还请了多年从事档案工作的曹雁行同志讲授党史文献研究问题。静如先生讲课，我与学员一起听课，课后还进行讨论。他的讲课理论性强，思想解放，内容丰富，分析精辟，很受听众欢迎。我也从中受益匪浅。

(三) 就参加他主持或共同参加的学术会议而言。1987年4月，静如先生主持首次中共历史文献史料学会议。他讲了中共历史文献史料学研究的意义、对象、性质和方法。我与我的研究生邓石与会，对我从事史料学研究激励甚大。至于我们同时参加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等首发式，静如先生多有发言。大多涉及研究中共历史应贯彻实事求是原则、反映党的自身建设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吸收和利用新的史料与研究成果、加强历史背景、把握学术规范等问题。在谈到中共历史简称“中共党史”不科学时，认为简称的“中共”在复原之后在全称中就多了一个“党”字。他主张“中国共产党历史”是学名，应简称“中共历史”，在正式文字中还是用“中共历史”好（《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6期）。这样说既比较严谨又令人信服。

(四) 就参加他指导的博士论文答辩而言。例如，王学勤的《中共党史若干著作研究》，王跃的《五四时期社会心理变迁和革命》，周良书的《中国高校共产党的建设》，傅颐的《60年代北京高等教育的调整》等，从论文选题、内容和水平可以看出导师如何重视理论指导、扎实的史料基础，拓宽、加深党史研究以及传统史学和国外史学方法的利用，都具有创新价值。这对我个人无疑也是一种学习。

(五) 就参与共同

的科研项目而言。著名史学家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4卷本，静如先生负责《北伐战争》卷，我参加肖超然教授负责的《国民革命的兴起》卷的部分写作。我们虽非同卷作者，但也有一定的联系。静如先生在《北伐战争》卷结语中有言：全书“引用大量有价值史料，述而不作，以窥北伐战争全过程之实境。虽未达力透纸背之功，亦无拾人牙慧之嫌”（《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3卷（1926—1927），第8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读罢该书，深感诚如斯言。可以说静如先生学术创新，著作等身，但仍自谦说：“在每个新开创的研究领域中没有深入下去”（《张静如文集》，第5页，海天出版社2006年）。他总是热情帮助别人，从不张扬自己，甚至许多重要学术会议他都放弃出席，宁愿推荐同行和学生参加。我自己有篇国情研究的论文经他推荐参加建党70周年全国性学术会议，我的一本书还因为他的推荐被列为国家级优秀教材。至今看来，这些论文、专书多有不足，思之不胜汗颜。但他此种对别人尽力肯定，对自己则严格要求的精神令人感动和敬佩。

二、静如先生党史学科体系的创新贡献对我的教益

静如先生对中共历史研究的贡献，正如他在《张静如文集》序言中所说的几个方面：（一）提倡中共历史的研究应该属于历史学科；（二）以现当代中国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历史研究；（三）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角度研究中共历史；（四）倡导研究中共历史学理论和方法。（《张静如文集》第1卷，第5页，海天出版社2006年）这四个方而以及李大钊研究，正是他的主要创新贡献。我是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兼及中共历史、对李大钊略有所知的史学工作者，对静如先生的诸多开创性论述读来倍感亲切。我个人的体会是：（一）中共历史学应该属于历史学科下属中国现代史中的政治史学科。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而以政治路线斗争为纲，忽视历史变迁，就无法总结党史经验，得出科学的认识，成为行动的指南。（二）中共扎根中国近现代社会，不以社会史为基础，孤立地研究中共历史，只能浅、窄、粗，无法使研究向深、宽、细发展。（三）中共历史研究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为主

线。不如此，难以正确衡量政党、集团、和个人的历史作用，判断历史事件的实质、作用和意义。（四）中共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应充分吸收传统史学和国外先进史学方法的优点，否则难以繁荣中共历史学。这都是中共历史学发展的历史实践证明了的。

正是因为静如先生这一中共历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的启发，我从最初撰写《中共党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进一步重视将史料学上升到史学理论的层次，写了《中共党史史料学的属性、源流和形成》（《北京党史》1999年第4期），以及《毛泽东生平、思想文献史料学初探》（《党的文献》2004年第4期）等文。我还力求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基础理论之一，我写了《关于建立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科学体系问题》（《烟台师院学报》1988年第3期）、《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以及国内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信息了解与成果评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5期、2007年第1期）等文。尽管这类文章理论分析深度不够，但有点“进步”，也都是与静如先生的指引分不开的。

可以说，中共历史属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组成部分。中共历史史料学亦当属于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范畴。正如毛泽东所说：研究中共历史要采用“古今中外法”，即“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的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99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这里所说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空间”，历史的“条件”与“过程”都是与中国近现代史进程紧密相连的。研究中共历史、中共历史史料与史料学也必须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史料与史料学。从这个意义上讲，静如先生提出的中共历史研究的中介理论体系，既适用于中共历史也基本适用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

由于静如先生中共历史中介理论体系的提出，把中共历史史料学当作中共历史学基础理论之一，我讲述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也力图把它作为近现代史研究的基础理论学科之一，特别强调这一学科的理论性。我在已发表的文章中曾这样表述：（一）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科的